

说书

吴春富

儿时,乡下没有电影,更没有电视,也没有如今的送电影送戏。庄稼人一年忙到头,苦中找乐,等到过年时听说书,调剂生活。

说书的艺人身边就有,就在临近的村,有两个,均姓胡,均是瞎子。庄稼人为了区分他们,把一个称为大胡瞎子,一个称为小胡瞎子。这俩胡瞎子是否本家,是否兄弟,我那时候小,不清楚,也没问大人。

俩胡瞎子一个是死瞎子,一点都看不见,一个眼皮上挑,能微微看见点,视力相当于如今的0.1。瞎子眼瞎,但不是废人,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,他们凭自己的“劳动”也能生存。这劳动的方式一是算命,二是春节时说书。算命藏着掖着,生怕被捉住,说书光明正大,有请必到。

说书地点,在队部或队干部家的堂屋。说书的时间选在晚上,白天庄稼人走亲戚,没空闲。

傍晚时分,胡瞎子被请来,还附带了个小孩,是牵瞎子的。我们如今在电视上见到的说书人一般都有面鼓、短竹棍、纸扇与醒木,这些胡瞎子一样都没有,他带来的只有一把胡琴。

瞎子来到,村庄孩子特别兴奋,哇哩哇啦,激辩瞎的程度,有的说胡瞎子是真瞎子,有的说是装的,能看见。瞎子进屋,茶递到手上,瞎子掀了掀杯盖,气浪上袭,润湿了瞎子眼。瞎子急忙掏出白底蓝条的平布手帕,揩了揩,咧开嘴笑:“呵!这茶热”,变相夸村庄人心肠热,实心对瞎子。

天色渐黑,庄子里男女老少都往说书的地方聚集,路上三三两两,有的带小跑。“候我一起筛,走那么快做什么事?”性子憨的人在恳求。“还不快走,迟了屋里挤不下。”性子急的理由足。

堂屋里人越挤越多,来迟了的正如性急人所言,挤不下了,他们左瞅瞅右瞅瞅,看委实容不下,只好委屈自己,到偏房里。在偏房里能听见瞎子的声音,但瞎子说书的神情无法看到。

“怎么还不开始呀?”有人猴急。“队长还没有来哩!队长来了就开始!”说话的人还没有落音,“急什么急!”队长紧赶着踏进屋来。

“说什么呀?”有人急不可耐地想知道说书的内容。“说《薛仁贵征东》”——薛仁贵是唐初有名的军事将领,助唐太宗收复辽东,击败高句丽——瞎子报上。“那《薛丁山征西》不是说不?”有对《薛丁山征西》感兴趣的庄稼汉感到失望。

“饭一口一个地吃,东还没有征下来就急着征西,是先有儿子还是先有老子?”“先有儿子!”那人脾气倔,说反话。“你家先有儿子,后有你吧。”此话一出,“哈哈!”“哈哈!”众人乐开了。

“好!好!别嚷嚷了!别嚷嚷了,现在开始说书了。”队

长站起身,手一摆划,屋子里鸦雀无声。

“哼!哼!”瞎子清了清嗓子,右手一拉胡琴,琴弦快速地从左滑到右,然后又从右推到左,唱将起来:“混沌处分盘古初,一治一乱不一王。传至炁帝行无道,弑父专权民遭殃。天宫降下真名主,重整乾坤归大唐。实行仁政贞观帝,万民感戴圣贤皇。”开门见山,语调铿锵有力,抑扬顿挫,把庄稼人情绪调动。

太平盛世,无人心情不舒缓。“平除四海藩王顺,无道辽东又猖狂。”瞎子突然话锋一转,众人神经被拧紧。“明君御驾亲征辽,一纪班师过海洋。”进入正题,要慢慢叙说了,瞎子抓住时机,抿了口茶。

瞎子说书,嘴与手一刻也不闲着,有时说有时唱,有时把琴弦往左一送,“吱呀!”就不动了,有时“吱呀呀!”“吱呀呀!”连续地拉。声音牵引,庄稼汉被带入一千多年前的烽火大唐,神情或凝重或振奋。

满屋子的人,皆侧耳倾听。男人们烧着烟,吧嗒着嘴;女人们纳着鞋底,专注者针刺痛了手,发出一声叫唤,马上停止;大孩子们也感兴趣,津津有味地听,小孩子有些吵闹,被大人喝止,伸伸舌头,不再出声。

外面墨黑一团,屋面亮如白昼;外面北风呼号,屋里烟雾缭绕;外面滴水成冰,屋里热气升腾。瞎子说书越说越精神,说到兴致处,提起胡琴猛地往起一站,把脚一跺,那气势,那架势,仿佛自己要出征。

庄稼汉中也有人喝过墨水,读过唐史,对《薛仁贵征东》知晓一二。当瞎子说的与书上读的不一致时,忍不住插话:“等等,这个地方你好像说错了,书上不是这样写的。”“书上咋写的?”庄稼汉目光聚焦。“瞎嚷嚷什么?听着!”队长发威,“文化”庄稼汉不再言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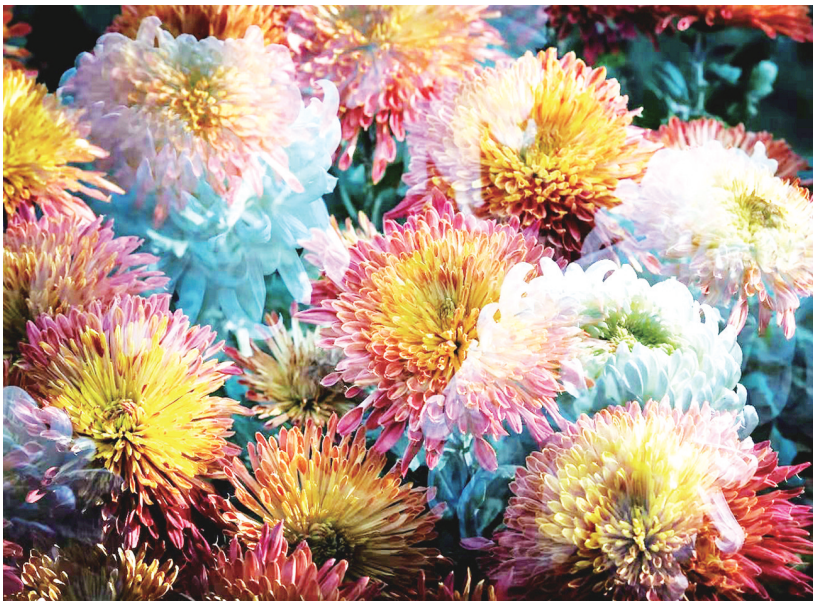
孩子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。如果随母亲,女人怕孩子冻着,会提前离去;如果随父亲,那多半会感冒,因为父亲正听着入神。

书一晚上最多能说两个章回,不超过夜里十二点。时间长了,说书的人兴致不减,听书的人疲乏。这时瞎子会说句把荤话,小孩子听不懂,大人听了乐。小媳妇不好意思,红了脸;老嫂子不怕,能接着说比瞎子更荤的话。大家伙听着,乐着,疲乏被冲掉,瞎子接着再说。

夜深,瞎子也说累了,如他们的祖师爷明末清初的柳敬亭,也如当今的说书名家刘兰芳与单田芳一样,找一情节高潮之处,卖个关子,不说了,下回分解。大家伙虽然不尽兴,但余味留存。

说书浓郁年的气氛,传承民俗文化。不管是《薛仁贵征东》还是《薛丁山征西》,一本说完,总要二十来天。这样从腊底到元宵,庄稼人不像现今,除了玩牌就是搓麻,天天晚上都有名俗文化大餐饕餮,历史故事熏染,解馋!过瘾!

“良策息干戈”“三箭定天山”“神勇收辽东”“仁政高丽国”“爱民象州城”“脱帽退万敌”……我属于孩子们中的另类,如大人似的,每晚必到,不漏掉一个章节,回家还回味。有时觉得情节不完美,还在心中设计。这样,无形之中历史文化的宝库露出了条缝,文学之门为我悄悄打开。



斗艳 汤青 摄

站台票赶年场

胡晓延

那年回乡探亲,已是年关,我匆忙与战友辞别,背上行囊从太行山下的军营,辗转来到省会郑州,太阳已经偏西,二七广场上人声鼎沸,如潮涌动。好不容易挤进火车站售票大厅,电子屏上竟显示,开往合肥方向的火车票,已售罄。

打道回队,心有不甘;硬等下去,可能就要在列车上过年了。看着前面排成长龙等候上车的队伍,我急中生智,找到了一位南下的老乡。同在异乡,彼此相惜,老乡见我诚实,二话不说,爽朗地答应帮我进站,然后再上车补票。比起回不了家,此时不太雅观的操作还是让我悬着的心安稳了些许。

人挤人,肩挨肩,笨重的行李高高举过头顶,好不容易挤上车,过道上、洗漱间,均已站满了人,整个车厢内拥挤不堪,且充斥着浓浓的汗渍味。心里虽想着赶紧补票的事儿,但因身体完全被困得动弹不得,徒叹奈何。

车窗外,还没来得及上车的乘客,拖着行李焦躁地奔跑在站台上,见了打开的车窗,扒着就往里钻,管不得违纪违规与有失颜面了。见惯了一年一度朝着家的方向大迁徙的场面,以及与之严重不相匹配的运力,此时的站务人员也是心知肚明、同情有加,更是无心阻挡南来北往归心似箭的脚步。更有好心的站务人员帮着乘客挤进列车,免得误了他们的归期。

绿皮车咣唧咣唧有节奏地在黑夜中穿行,沿途城市村庄星星点点的灯光,不时从窗外掠过,车上的不少乘客已七歪八倒,酣然入睡,梦回故乡;实在忍不了逼仄空间挤压的,找准个空隙,铺开随身携带的报纸和衣物,无奈地钻到座位底下歇息去了;也有人睡意了无,看着黑漆漆的窗外发呆。

站在原地不动,身子又挪不开,很快,我的腰腿开始酸胀,从头到脚的疲惫,只能有一搭没一搭地与身边座位上的小伙子拉着家常。他是高校学生,遗憾的是没能参军报国,亲身体会军队“大熔炉”锻造的滋味。许是同龄人,见我站得太久,抑或是一身国防绿赢得了信任与敬重的缘故,小伙子主动起身,说什么也要让我在他的座位上小憩片刻。一番谦让后,他起身用双手搭在我的双肩上,一把将我摁在他的座位上。终究抵挡不住久站的疲惫,嘴上不停地谢过他的善意,身子还是下意识地坐了下去,周身的疲乏终于得到了片刻缓解。坐下后,我们相互留下了通信地址,后来还通过几封信,各自说着一面机缘和各自学习与生活的点滴。

闲聊间,车厢过道挤过来身穿铁路制服的人员,嘴里不停地招呼大家注意带好随身物品,以免丢失之类的提醒。走近才看清来人手臂上别有“列车长”的标牌,我起身敬礼,向列车长说明上车时没能购到车票,违规上车,肯请补票并接受处罚。

列车长轻轻地地点了一下头,示意我在原地等他返回,再带我一同去餐车补票。不一会儿,列车长果然折返回来了,招呼我带上行李跟随他前去餐车。已是深夜,餐车内整洁、宽敞、明亮,散坐着几名乘务人员。我一个劲地承认错误,说是军人应该做遵守纪律的模范,竟然为了一己“私利”,干出违纪违规的错事,诚恳服从惩罚。列车长只是冲着我微微一笑说,“人民列车人民坐嘛,军人保家卫国,难得探次亲,本该优先上车。况且,开办车上补票业务,就是为了方便特殊乘客的出行需要。”一席话,说得我心里暖烘烘的,一时竟不知如何应答。

接着,列车长又让我先在餐车车厢里坐一会儿,等到沿途乘客下车后,车箱里空出了座位,再出去找个位子休息。

千余公里的行程,我就这样有惊有喜地,终于赶在了年三十与亲人团圆。

